

周口文史資料選輯

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

1

2009

九輯

周口文史资料选辑

ZHOUKOU WENSHI ZILIAO XUANJI

2009年第1期 总第九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

目 录

●名人轶事

- 华国锋为黄泛区题词的由来……………翟国胜 2
- 我所看到的蒋介石……………许朋 口述 冯长安 执笔 5
- 吉鸿昌回乡记……………袁永财 7
- 吉星文与金振中……………李郁 12
- 阎立品父女在太康……………程俊松 张卫星 23

●往事追忆

- 跟随穆青采访的日子……………戴俊贤 34
- 我和穆青的交往……………吕国庆 44
- 我的黄埔军校生涯……………宋振中 口述 李郁 执笔 56
- 抗战时期我所经历的两件事
……………田口述 王保清 执笔 83

●历史留存

- 郭馨坡其人……………杨勇 高雷 89
- 郭馨坡在扶沟大新的恶行……………毛德民 111
- 逮捕郭馨坡的前前后后
……………王印池 口述 高雷 执笔 114
- 我为郭馨坡辩护……………陈步文 口述 高雷 执笔 120

●人物春秋

- 张伯驹纪略.....梁祖文 137
- 马捷传略.....倪胜章 152
- 黄泛区农场第一任党委书记张延积.....翟国胜 1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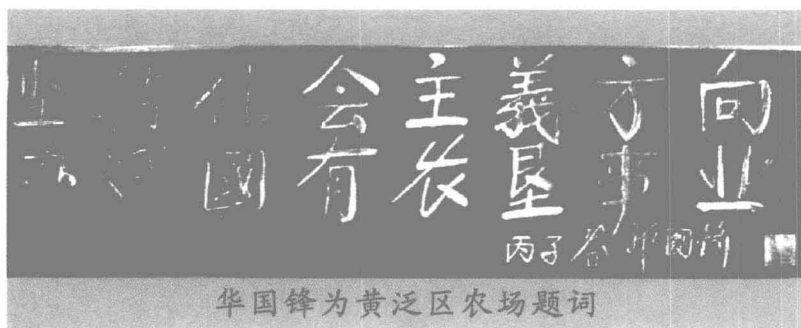
●文化旅游

- 伏羲碑林记.....王少青 169
- 《寻根问祖话淮阳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.....梁祖文 171
- 《道教圣地说鹿邑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.....梁祖文 180
- 《山陕会馆看周口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.....梁祖文 187
- 《历史名人袁世凯（上）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
.....梁祖文 刘占国 戴俊贤 192
- 千年名笔“汝阳刘”刘好奎 199

◎
名人轶事

华国锋为黄泛区农场 题词的由来

翟国胜



华国锋（1921年2月-2008年8月），山西省交城县人，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。1996年3月，华国锋同志曾经为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题词：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办好国有农垦事业”。当时，我在黄泛区农场任党委工作部副部长，负责宣传工作，对这件事的经过比较清楚，现记述如下。

1995年7月，因为年龄原因，黄泛区农场场长康中恒同志卸任，由黄泛区农场常务副场长肖诗超同志接任场长。当时，由于社会负担重等多种原因，农场在经营中遇到严重困难。1996年新春佳节刚刚过去，许多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，而刚接任黄泛区农场场长的肖诗超，心

情却一直轻松不下来，他在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：黄泛区农场这个由周总理亲自命名建立的、河南省最大的农垦企业，怎样才能重振雄风，尽快地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、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，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？望着新竣工的办公大楼，他觉得有必要在影壁墙上写上几句话以激励泛区人实现第二次创业。他的提议得到了场党政领导班子的一致赞同，几经斟酌，最后将影壁墙上的内容正面定为“团结奋进，共创辉煌”，背面为“做泛区人，想农垦事，办示范场，创千秋业”。由谁来写呢？有人提议请省委某领导，也有人提议请某书法家，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请华国锋同志来写吧！”此语引起周围人一阵大笑，意思很明白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。华国锋同志毕竟担任过党中央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、国务院总理，他会轻易为一个省属农场挥毫吗？但提议者仍坚持可以一试，理由也很充分：一是从有关材料看，华国锋为人宽厚，平易近人，毛泽东同志生前曾多次评价其“讲老实话，是老实人”。二是华国锋同志很关心农垦事业的发展。1977年他在任党中央主席时，曾为全国农场工作会议题词：“农场潜力很大，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”；1979年黄泛区农场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，他作为国务院总理亲自签发了嘉奖令。三是华国锋同志知名度高，书法日趋成熟。1994年春，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之际，我场有人见华国锋同志书写的“风范长存”四个大字悬挂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

厅，字体大气磅礴。四是华国锋同志的贴身警卫王耀武，是从黄泛区农场走出去的，其父王保增是黄泛区农场的中层干部，由他代为转达这个请求，办成的希望很大。1996年3月10日晚，肖诗超委托王保增挂通了北京的电话，王耀武表示将尽力去促成此事。3月12日上午11时，王耀武从北京打回电话：“题词已写好。”并迅速电传题词内容：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办好国有农垦事业。丙子春华国锋”。至于华国锋缘何不用原稿而另择新词，华国锋未向任何人坦露心迹，我们猜测他是根据当时的背景，从全国的角度去考虑的。从华国锋同志那日趋苍劲的颜体字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老革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，对办好国有农垦事业的殷切希望。后来由我负责，请周口一家工艺社将其放大，做成铜字，布置在场办公楼一楼大厅的东墙上。

翟国胜 黄泛区农场副场级调研员，教授级高级政工师。

我所看到的蒋介石

许朋口述、冯长安执笔

我叫许朋，周口人，家住永兴街。父亲做山货生意。1940年春日寇入侵中原，我从家里跑了出来，一路辗转来到西安参加了国民党军队，1949年秋随军到了台湾。

金门岛上有一座蒋介石的官邸，1966年至1969年我在此做官邸的管理员，这期间台湾政局有蒋经国负责，除台湾有大事蒋介石偶尔开个会外，他基本上是一个闲人，每年都来金门岛小住几天。

每当到了黄昏，他喜欢在房顶的阳台上眺望大陆，他躺在藤椅上眯着眼睛望着海峡对岸，似有所思。右手轻轻的拍打着大腿，嘴唇微微颤动，像似自言自语。我虽侍奉在左右，却也难听到他在叨念什么。有一次，我上来送水，他示意我坐下。当时我的军衔只是上尉，哪敢和蒋先生平起平坐啊。他看到我扭捏的样子，便一把将我拉坐下，问我家是哪里，父母做什么。我急忙回答，河南周口人，父母做生意。又问到：“是曾国藩剿捻军的周家口镇吗？”我说“正是，正是。”他叹息说：“让你们背井离乡来到这岛上，都是我一个人之过呀！”他还说：“他们啥事都瞒着我，不给我讲实话呀（蒋经国考虑他年纪大了，一般有事不告诉他）！”我陪了一会便悄然离开了。这时是满天星辰，但他依然独自地坐在那里。

有一年的夏天我负责在山下看管车辆。金门岛的中午十分

闷热枯燥，便一人趴在吉普车方向盘上打瞌睡。突然感觉有人拍我，我一看是蒋先生，他穿了一件汗衫拿了一个拐杖，一脸得意笑容，命令我：“快开车。”我胆怯的说：“不行、不行。”他举手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，说：“快走。”我只好把车开到了金门镇上，他从车里看到了一个小孩，便下来和小孩子玩耍。官邸的人们得知蒋先生偷跑出来，像炸开了锅一样四处乱找，当找到他时他已坐在石阶上睡着了。回来后我被长官臭骂了一顿。

蒋介石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，爱干净，注意军容风纪。一次我沿着小石阶下山，漫步欣赏着两旁秀美的松柏，在拐弯处与蒋先生碰上，我急忙立正给他让路，他停下来把拐杖挂在左臂上，双手把我衬衣领上的扣子慢慢地扣上，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。

蒋先生一般吃家乡菜，比较爱吃的是老母鸡汤面条（他的胃口不好）。他吃香蕉很奇怪，把香蕉吃一口放在碟子上，第二天再吃，有一次，他发现吃剩的香蕉没有了，变成一根整的了，找人一问，原来是个新兵把剩下的香蕉换掉了。为此蒋先生把他调走了事。还有一次，蒋先生散步走进我的房间，看到我放在床头上的军装，就慢慢地展开铺到床上，凝视良久，又重新叠好放回原处，默默离去。我目睹这一切，倍感到蒋先生晚年心情的复杂。

许 朋：周口市川汇区人，原在国民党汽车连队任连长，曾任蒋介石官邸管理员，1980年退伍。

冯长安：周口市川汇区人，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，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委员。

吉鸿昌回乡记

袁永财

我是山西省高平县人，民国六年至二十九年（1917年—1940年）在扶沟县吕潭经商。当过裕记酒馆和油坊的领事掌柜，曾亲身经历吉鸿昌将军五次探家的情形。这里只说吉鸿昌将军在宁夏担任省政府主席兼十一师师长期间，1929年（民国十八年）在拜会冯玉祥将军后，顺便回扶沟吕潭老家省亲的情形。

吉鸿昌将军虽身为民国时期的一省长官，又兵权在握，却不像有些大官们以势压人，瞧不起平民百姓。吉鸿昌将军回吕潭时，不穿军装，也不穿官服（指中山装，当时国民党党政要人的制服），平时穿一件中式对襟大褂，领子上的扣系得严严的。下穿一条黑裤，脚蹬元宝口布鞋。只是在宴请客人时才着一深蓝色大衫，外罩黑色马褂。吉将军五尺多高的个头，留一头短发。乍一看和街面上的商人没啥区别，只要走起路来就显出军人的威武风度。

这是他第三次回家探亲，也是他官运的鼎盛时期。他第一次回来是1922年（民国十一年），他父亲吉老筠有病，打发侄子到陕西把他叫回来的，那时他才是个营长。那是我来吕潭后第一次见到他。第二次回来是1926年（民国十五年秋），他刚刚当上冯部三十六旅的旅长，打了很多胜仗，手里有武器。

回来捐给吕潭镇民防团120条枪，也给吕潭商会20多条枪，让组织起来为各商号看家护院。我那时是“羲聚恒”商号的伙计，也排班扛枪站过岗。吉鸿昌将军还拿出钱，在吕潭清真寺西北角盖了十几间房，办了个平民小学。

这次回来他已经荣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了。

吉鸿昌将军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河南省政府、淮阳专署和扶沟县政府，在吕潭镇南门外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。悬有“欢迎宁夏省府主席吉鸿昌将军荣归故里”的大幅标语，镇小学的几百名学生排队敲着羊皮鼓迎接。但是这种官方的欢迎仪式还不是最热闹的。当人们簇拥着吉将军步入南门后，突然又一阵鞭炮响了起来，原来是南街的居民自发的欢迎吉将军的。愈往前走放鞭炮的愈多，当走到竹木厂街和中兴街商业繁华区时，鞭炮声如机关枪似的，震耳欲聋，经久不息。前边欢迎的人群，后边跟随的人群，把街道堵塞得水泄不通，就是每年正月十五的龙灯晚会也没有这么多人。吉将军也始料不及，抱拳答谢的手好久没有放下。

以后接连几天里，县城的国民党党政要员都拿着帖子登门拜访，还有其它州县的人也长途跋涉来拜会他。他只收帖子不收礼。我咋知道呢？因为来的人有的就在镇上几家大药铺、大杂货铺买礼物，买好后顺中兴街往北到吉家，裕记商号是必经之路。大多数客人拜会后又提着原物走了。听说他在县城某饭庄设宴，把投过帖的人都请到，算是“一锅熬”地进行了回访。但是在吕潭镇他是很重乡亲感情的，一连摆了几天宴席，请遍了地方绅士、教育、商业及社会各界人士。

我是作为商界人士被邀请到席的(因为俺商号的老东家在县城住)，宴席设在吕潭“三合德”饭庄。未到中午已有30多家商号的东家或掌柜都到席了。有“恒源堂”大药铺的赵东家、“恒茂公”杂货铺的雷掌柜，我认识的还有“永太和”、“祥太昌”、“华昌”。(华昌酒馆原是吉老筠开的，这时已交给吉鸿昌的三弟了)、“信昌涌”、“太和堂”等商号的掌柜坐满了几桌。有的互相寒暄问候，有的在交头接耳地谈话。吉鸿昌将军一到，大家都站了起来，肃穆敬佩地看着他。他看了看方桌上堆满了的食盒和礼品说：“这次我顺便回来，一是看望一下家父家母(吉老筠已有病在家休养，母亲是继母)，二来和父老乡亲们聚一聚，机会难得啊！可大家送这么多厚礼，拂了我的心意了。过后让护兵送回各号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来，来，大家都坐下！”他虽然发了话，可谁也没落坐。你想啊，如今他是一省的主席，过去说法叫封疆大吏，二品官。咱是一介商人，身份差得远哩。吉鸿昌将军马上揣摸透了大家的心思，先把身边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如彭五爷、柳五爷、林福公、胡老强等捺坐下，这些人和他父亲是一辈的。袁五爷、林福公还和他父亲合伙开着“裕振公”竹木行。又对吕潭镇上的名流杨湘亭(万源粮行股东)、罗老峰(洋烟公司经理兼慈善会会长)客气地说：“又有几年没见面了，先互相认识一下，这几位长辈就不客气了，都认识。”于是端着小碗(景德镇的青瓷小花碗，能容二两多酒，各人面前也都一样，只是酒只斟了半碗)走到第二张桌前，这时就有人站起来，指着一桌人一一介绍。吉鸿昌将军就问这些人贵庚呀、府上何

处、高堂健在否、健康否等话。有的不让介绍而自报家门，也有与吉鸿昌本来就认识的，就调侃几句笑话。最后互相碰一下杯，但都不喝酒，再轮下一位。这岂只是互相认识一下，分明是吉将军在给大家敬酒。当轮到我面前时，我急忙站起来，我发现我比吉将军的个头还猛些，但没有他魁梧。忙自报家门说：“在下是裕记商号的领事，袁永财，字恒吉，山西高平人，今年虚度30岁了。”吉将军一只手拍拍我的肩头说：“永财，恒吉，好名字，好块头，要是到部队里绝对是块好料。咋样，跟我去吧！”我提前准备好的话一句也用不上，又经吉将军这么一问，只有尴尬地笑。吉将军又笑着说：“说句玩笑话。其实种庄稼、做买卖才本分，当兵是不着窝的兔子，干不长的，来，干杯。”

吉将军这样挨桌敬酒时间太长，其间他就不断招呼各桌上认识的人，让这些人陪大家吃好喝好，于是宴席的气氛逐渐热闹起来。

那天晚上，大戏楼有戏(吕潭镇有两个戏楼，山陕会馆院有个大戏楼，贾鲁河二道桥有个小戏楼)，是杞县沙崇班的梆子戏。镇上的头头在看场的中间摆了方桌和几把太师椅，请吉将军看戏。吉将军的家就在会馆北边，开戏前他就到了戏场。吉将军看戏的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戏场上的人越聚越多，坐凳子的人也坐不稳了，索性都站了起来，这引起了联防局的注意，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几十个拿枪的人警惕地围住了戏场。一问才知道是乡亲们几年没见吉将军了，想看个清楚，结果都站了起来。后来有人提议把吉将军的座位和陪座都挪到春秋阁上

边，便和吉将军耳语商量，吉将军摇头，似乎不同意，但看到满场的人都行注目礼似的看着他，也不好意思再坚持，到楼上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坐到场子里和大家一起看戏是吉将军的本意，镇里头头们开始就想把座位定在楼上，以防发生意外，是吉将军不想拉开与乡亲们的距离，才执意这样安排的。

这次回来，吉将军还办了件大义灭亲的事。他有个不争气的堂侄吉星兰，假借他的权势，平时吃喝拐骗，在镇上胡作非为。众商号看在吉将军的份上也都不计较，后来竟发展到打死人家男人，霸占人家妻子，被县政府抓起来关在大牢里。吉鸿昌的父亲让吉鸿昌狠狠教训教训吉星兰。吉将军压在心里不吭声，临走时，他亲自到县大牢里提出吉星兰，带回吕潭镇，枪毙在吕潭南门外的路上了。

民国时期，吕潭镇兴了20多年好生意，因为啥？因为吕潭平安稳定。平安稳定主要是信赖吉家父子的威望和名声。其实吕潭镇的过往行人最复杂，什么贩烟土的、贩私盐的、贩禁运物品的五王八猴的人都经过吕潭做生意。因吕潭是吉鸿昌的老家，都不敢胡作非为。

袁永财：山西高平县人，民国年间，曾在吕潭经商20多年，当过裕记酒馆、油坊的领事掌柜。

吉星文与金振中

李 郁

一、同事西北军

说到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，中国军队慨然御侮，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，就不能不说吉星文与金振中。

金振中是河南固始县人。于1924年投入冯玉祥所领导的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，1926年毕业后，任少尉排长，1927年升为中尉排长，1929年升为连长，带兵英勇善战。金振中身体特别强壮而又好武术，以剽悍和善耍大刀而闻名军旅。他性格刚烈，扬言谁当他的上司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打仗不怕死，二是武术得比他强，不然不服，为此得绰号“金别子”。

29军守卢沟桥时，金振中是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，而他的团长就是扶沟县人吉星文。

吉星文体格魁伟壮硕，自幼练习拳法，读过师范。1923年随族叔吉鸿昌入冯玉祥的骑兵营当兵。由于良好的先天条件再加上勤奋好学，很快就在西北军中崭露头角。当兵一年升为排长，再晋升为骑兵连长。由于他作战勇

敢，关爱士兵，又深得上司器重，20岁荣任少校营长。

1926年，冯玉祥赴苏联考察，让吉星文随团出访。

吉星文不仅能征善战，还精于骑术且娴于口令，尤其是天生一副大嗓门，能指挥上万人的部队在同一口令下表演动作。1934年元旦，第29军在北平阅兵，已升为团长的吉星文被推举为阅兵总指挥。因其军容严整，声音宏亮，指挥有方，博得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赏。

吉星文与金振中两人是219团中的河南老乡，都属西北军旧部，军中共事多年，不仅在打仗上相互默契，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二、血战喜峰口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军不断加快灭亡中国的侵略步伐。1933年2月，日军在占领热河后，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关口，一时间华北震动，平津告急。29军奉命由山西调防张家口。1933年3月，为堵击由热河进犯的日寇，29军向日寇占领的喜峰口发动了猛烈进攻。

3月11日，金振中营奉命抢夺喜峰口东侧烟筒山高地，全营官兵同仇敌忾，奋勇向前，与敌发生激战后很快短兵相接，金振中身先士卒，率全营与日军展开肉搏战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冲杀，把高地上的日寇击退，占领烟筒山高地。29军官兵听到此讯，无不欢欣鼓舞。而喜峰口的其它阵地仍在激烈战斗，与敌军形成了对峙状态。

11日晚，219团的吉星文营官兵在旅长赵登禹指挥下，身挂手榴弹，手提大刀，在夜里踏雪前进，于次日拂晓前